

【落英缤纷】

葫芦花开

□高军

太阳落山，溽暑消退一些。白色葫芦花儿开放，淡淡清香虽说若有若无，仔细体会像细细茧丝一样飘荡，是一种很好闻的味道。叶子蒲扇一般高低错落、密密实实，遮蔽出一片四方方的墨绿天空。搬个小板凳坐下来，凉爽的感觉浓起来了。

埋四根立柱，在上部用铁丝和棍棒捆出一个等边四方形，搭上一些鲜树枝，一个凉棚就建成。在一根立柱前，用锄头刨出一小块地方，再挎来一筐头碎土，拌上粪肥，砖石垒上一圈边儿。点上三两粒葫芦种，不几天就萌芽生长出葫芦苗儿来。开始是嫩茎顶着两个小瓣，很快从瓣心长叶、拖蔓。插一根细棍儿，将其引导往立柱上爬。初始叶子较小，到一人多高，叶子变得大如蒲扇。这两棵葫芦攀上凉棚，还没等搭上的树枝叶干落，就又将凉棚慢慢遮蔽起来了。

气温逐渐升高，葫芦棚下成为劳动之余休憩的好场所。特别是晚饭后，一家人随意来到棚下，手摇蒲扇赶着蚊子，在这儿乘凉、拉呱。葫芦架边垂下来的碧蓝天空，大小星星有的不动声色，有的不安分眨巴眼睛，还有的突然亮出长尾巴跑向远处，不见了踪影。鸟儿在不远的树上偶尔飞起又落下，蛙儿们在汪中和水沟里肆意鸣叫，刺猬也会发出老人咳声在赶夜路。

随着黄昏到来，洁白的葫芦花开放了，很快引来一种大飞蛾“呼噜聒”。这种蛾子身体和翅膀都是褐灰色，翅膀上长着一层粉末，飞动过程不见飘落，如果用手抓就会沾到手上有些滑腻。它飞到一朵花前，保持一小段距离，身体悬在空中，不断扇动翅膀。我仔细观察发现，它用一根细长的须子状口器伸进花中，过一会儿再换一朵，就这样一朵一朵挨着吸花芯里的营养成分。我拍手唱着当地的童谣：“呼噜呼噜聒，黑天来宿窝……”它太专心，完全不会顾及周遭。我悄悄走到花下，慢慢伸出两个手指，将花朵紧紧捏住。它这才知道自己再也飞不走了，焦急扇动翅膀，却无济于事。有时大人会告诫：“还不赶紧放了，别让它的粉儿迷着眼。”自己也觉得玩腻了，拇指和食指一松，它才飞走了。我发现，它还是忍不住，不久又飞到了另一朵花面前，不知自己的命运已随时会被别人捏住。傻大胆一样见花就采，见蜜就吃，是潜伏着很大危险的。

那个年代，童年里根本没有多少能玩的东西，一把木头手枪是林场里的木工叔叔用边角料给锯出来的，尽管很喜欢，但时间长了也想换个花样。“呼噜聒”成为娱乐项目之一，捏住须子不知曾给它造成多少痛苦。长

大后才知道，“呼噜聒”是一种害虫，学名叫葫芦夜蛾，特别是幼虫大量食叶，能使茎、叶枯萎，影响作物生长发育。知道这些以后，对自己当年的恶作剧才少了些许歉疚之情。

带着一家人满满的期待，葫芦在慢慢开花、结果。这种普通植物很古老，河姆渡遗址曾发现7000年前的葫芦及种子，这是目前世界上关于葫芦的最早发现。阅读古书，最为常见的瓠、甘瓠、匏、壶等均指葫芦，《诗经》的《豳风·七月》中“七月食瓜，八月断壶”意思就是“七月里面吃瓜，八月里摘葫芦”，《小雅·南有嘉鱼》“甘瓠累之”写葫芦藤蔓相缠，《邶风·匏有苦叶》写叶子有苦味或干枯，《大雅·公刘》“酌之用匏”写用葫芦瓢酌美酒，《卫风·硕人》写“齿如瓠犀”是抓住特点用葫芦籽比喻美人牙齿，可见葫芦自古以来就和人们的生活有密切关系。同时，“葫芦”与“福禄”同音，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具有丰富寓意，象征着福禄双全、多子多福，古代绘画、瓷器等多见葫芦这种吉祥物。

在相当长的时间里，我们家每年都会这样栽种几棵葫芦，主要是让它开花结果，收获一些葫芦制成瓢儿，那是须臾离不开的日常生活用品。凉棚架上葫芦长全身量逐渐由青变白后，母亲会指甲掐一掐，觉得差不多时，再用针尖扎扎外壳，针尖扎不进去，说明已完全成熟。将其摘下，从中间锯成对称的两半，在锅中开水煮透，拿勺子将葫芦瓢剔除干净，用瓦茬片将外皮刮掉，放在阴凉干燥处晾干，一个葫芦就做成两个瓢了。挖出的瓢可以清炒、做汤，口感滑滑的，清香浓郁。晒干后的葫芦籽，吃起来也特别香。

制成的葫芦瓢，用来搅面的叫面瓢，盛粮食的叫粮食瓢，舀水的叫水瓢，盛熟食的叫吃饭瓢，讨饭用的叫要饭瓢。那时候，井台上、泉子边、水缸里，总会有水瓢随意放在那儿。大人孩子口渴了，会用水瓢舀起凉水，嘴贴着瓢边儿，一顿猛喝，甘甜解渴，浑身舒爽。我们家从来都是用葫芦水瓢舀水和淘米下锅，里一面剔除瓢后有些涩，并不十分平滑，向锅中晃荡着下米很容易沉淀砂粒，做出的稀饭从不硌牙。记得换成舀子后，很长时间里一些细碎沙子怎么也留不住，好在后来粮食中已经很少有砂粒了，葫芦水瓢才最终退出日常生活。

“呼噜聒，呼噜聒，黑了天，来宿窝。”“呼噜呼噜聒，黑天来宿窝……”正是葫芦开花、结果，逐渐走向成熟的季节，耳畔又响起这些童谣，有关葫芦的事儿也一一在我眼前浮现……

(本文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、齐鲁文化之星、沂南县作协主席。)

【人生笔记】

还有多远

□孙道荣

去一陌生之地，不知道还有多远？问路人，所答各不相同，妙趣横生。

一般会告诉你，还有几公里。比如“三四公里吧”“一公里多”，模糊，大约。你又不是来测量的，不需要那么准确，别人也不是地图，无法给你一个精准的数字。心中大致有了个数，就知道自己离目的地还有多远了。

有的却貌似答非所问。有次爬黄山，精疲力竭，气喘吁吁地问一带队下山的导游，到光明顶还有多远？瞅瞅我，答，还有个把小时吧。我问的是距离，他答的是用时，答非所问。但想想也对，陡峭的山路，与平地不同，以公里计，还是以米计，看似准确，实则反而模糊了，他根据我的体力，推测出用时，反倒直接而准确，也给了我明确的希望。

十多年前，去四川木里藏族自治县自驾游，准备从县城出发去木里大寺，出发前，问了宾馆工作人员，到木里大寺有多远？告诉我，大约需要2个半小时。半路上加油，问加油站的人，离木里大寺还有多远？告诉我，还有差不多两个小时。一路山路，一路颠簸，又走了个把小时，在一岔路口，不知道往哪走了，那时候，还没有导航，山区手机也几乎没有信号。停车，等着问路。不一会儿，迎面开来一辆拖拉机，赶紧招手拦下，问路，到木里大寺怎么走？指了指往左拐的一条山路。又问，那还有多远？答，还要个把小时吧。怎么一路问过来，没有一个人告诉我有多远？告诉我的，都是时间。我指了指我开的车，告诉他，我是开车呢。意思是小车跑得快。那人笑了，我开拖拉机过去，要个把小时，你开小车过去，也是个把小时。拐上那条路才明白，路是石子路，窄，崎岖，弯道多，根本跑不快，也不敢跑快。开了差不多一个小时，拐了个弯，木里寺豁然立在前方。看看手

表，从县城出发到这里，还真用了差不多两个半小时。后来在寺庙里遇到一个也是自驾来旅游的人，一搭讪，才知道，在这里问路，人家告诉你的，都是用多少，木里县全境都是山，路也是山路，离得有多远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，需要花费多少时间。你用了多少时间，那就是有多远，这里的距离单位是几小时几分钟。

在城区问路，到某地还有多远，路人可能会告诉你，过几个路口，几个红绿灯，就到了。你不用看里程表，数路口，或红绿灯，一个，两个，五个，六个，就到了。有的路口离得近，有的离得远，多远多近都只算一个路口。如果是向我母亲问路，她会告诉你，几站路就到了。她出门总是坐公交车，家门口经过的几路公交车，她都常做，沿路有哪些站点，哪个站点有农贸市场，哪个站点附近是学校，她都一清二楚。你问她从我家到我妹妹家有多远，她不知道，转一次车，总共要坐12站路，她清清楚楚。

在乡下问路，最有意思。你问一个在地里干活的老农，到某某村庄怎么走，有多远？如果离得远，他会告诉你，过几个村庄就到了。如果离得近，他可能告诉你，走8条田埂就到了。有的田埂长，有的田埂短，你埋头走就是了。也可能这样告诉你，两袋烟的功夫就到了。他说是他抽的旱烟，你要是抽的卷烟，你自己去换算吧。如果离得更近一点呢？他抬手一指，看到了没，那个烟囱冒烟的人家就是，撒泡尿就到了。其言稍显粗俗，却准确而简练。

还有多远？本是距离远近，但也是时间长短，还可以是更直观的换算。无论远近长短，你走着走着，它就到了。就像我们这一生，有人是数着日子过的，有人是在一件接一件的事中过的，还有人是在爱恨情仇中过的。

长路漫漫，都是倏忽一生。

(本文作者现供职于萧山日报社。)

【生活小景】

半个平方米的工程

□张国军

夜深人静时，耳朵里传来微弱的潺潺流水声。声音来自何处？我披衣下床，在厨房水池边屏气静听，没有。走进卫生间，两眼从上到下在墙砖上搜寻，没有。蹲下身子才发现，花洒三通下面墙砖汗滴滴的，墙砖缝里冒水像小溪似的，沿着墙根淌进了地漏。

卫生间的墙砖是老式的陶土磁砖，比全瓷的瓷砖易吸水。直觉告诉我，敷设在墙肚内的PPR水管漏水了，当务之急是找出漏水的根源以便修复。一早，我找来锤子吨吨几下，磁砖开裂，红砖砌的标准墙结实，砸得火星直冒。怕砸坏水管，不敢再用劲乱砸，一点一点慢慢砸了两个小时，终于找到了漏水点。可是让我意想不到的是，原来竟是隔壁邻居家装修时，墙肚内水管弯头上的水龙头丝口没拧紧，自来水淌到了我家卫生间。墙已砸出盗盆大的洞口，世上没有后悔药的，我开始找贴墙砖师傅修补。

按照小区信息栏里贴墙砖师傅留的手机号码，我连打两位师傅电话，都嫌工程量小，费事，以没空为由拒绝。我站在小区门口和朋友说着话，头脑里还在寻思着怎样找到贴墙砖师傅。一位50多岁的男子汉骑着电动三轮车匆匆而来。“喂，老李，有人要贴墙砖。”我把情况如此这般一说，他一笑，露出了两颗金牙，“走，带我上你家看看去。”几步路，上楼。老李看了“洞口”，

说“工程不大，几块墙砖，但难度不小，我明天下午给你搞定。”

第二天中饭后，仍不见老李的影子，我怕老李失约，摸起手机打他电话。“到你家门口了”，我赶紧出门迎接。

我与老李并不熟悉。他1米8的个子，敦实实的，一脸憨厚相。说做贴地板砖手艺已二三十年。

他怕粉尘跑到客厅，把卫生间门关起来进行施工。先用切割机顺着磁砖缝口将坏得像锯齿的磁砖，切成深深的方方正正的轮廓。为减轻机械震动，不损坏好墙砖，用铁凿子一凿一凿把轮廓内边口凿成凹槽，用电镐把突出的水泥巴子铲平。然后在裸露出来的水管前，砌成实心保护墙，拿起新瓷砖靠在墙上试试平整后，才抹上水泥膏，贴一块用手拍一拍，小皮锤敲一敲锤实。随着他的锤头落下，我悬着的心也落到了实处。在墙上如绣花似的“雕刻”近三个小时，半个平方米的工程竣工，他也被粉尘呛成了白胡子老头。我掏出200元钱给他，“说空话呢，哪能要这么多。”老李这么一说，我一下子愣住了，突然感到他比眼前的承重墙还宽厚实在。

“天下皆知美之为美，斯恶已；皆知善之为善，斯不善已。”李师傅从市民服务中心的高楼大厦建设，到民居的修修补补，他都做，他都尽力，他有颗懂得人情冷暖的平常之心，是为仁义之美。

(本文作者现供职于江苏省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。)